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六

936
22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廿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
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

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驍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楛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成。

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
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
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
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白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
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叩甲宋也衛孫
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

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耶叔紇
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
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
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杖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
也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
而大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
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
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
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
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
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
子卒晏嬰麤纓斬菑經帶杖菅屨食粥鬻居倚廬寢
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
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
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
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
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

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

春秋卷之六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
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
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
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邾趙

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
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
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
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

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雒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春秋卷十六
驪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
在其君之德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季孫宿如晉葬曹
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
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

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邾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
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
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
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
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
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
鼎荀偃瘡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日出大夫

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
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
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

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
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
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
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
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
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

駸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先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

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

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倮會夜緝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肝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斃其本必不有其宗
經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
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
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廿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
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燹
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
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燹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言
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

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經廿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廿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

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

子庚卒。楚子使蘧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蘧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蘧氏，故與蘧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蘧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

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幾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蘧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澗、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
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
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
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掠
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
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
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

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
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
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
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
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

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辭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矣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

春秋卷之六
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
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
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
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
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驍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

邑邇在晉國許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
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
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湟梁之明年子驍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
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
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
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

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藥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藥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藥氏也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蘧子馮爲令尹公子畸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

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

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
已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
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
惡也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七

杜氏 盡廿五年

經廿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
巳杞伯匄卒夏邾甲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
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
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傳廿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陳侯如楚公子黃想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墜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

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解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

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開之，督戎

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肱裔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裔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
庭戎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粲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

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
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
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
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
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
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
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

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
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
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

卷之七
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逼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晉人

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自晉
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
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
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
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經廿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
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
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
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傳廿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
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

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
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
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

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
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
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
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
請罪焉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
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旣伐晉而
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
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蘧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
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
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
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
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

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
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
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
自棘澤還使蘧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
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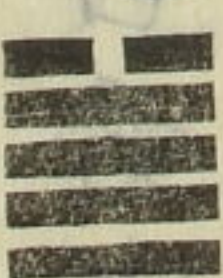
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

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廿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  史皆

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

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駸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晏

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

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卅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遂子馮卒

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
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
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
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
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

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
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
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
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楚蓋掩爲司馬子木使
庀賦數甲兵甲午蓋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

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
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旣
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
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
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
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
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蓋子之功也以與蓋掩晉程
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
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

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春秋卷第十七

春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廿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
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宓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宓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宓子宓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角書曰宓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宓氏也孫林父
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
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

春秋卷十八
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

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
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

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
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
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
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
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

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
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
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
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

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
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
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

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春秋卷十一
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
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
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
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
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
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
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
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
石歸楚失東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
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
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
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
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
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
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
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
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
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
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

春秋卷十一
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

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經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

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
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
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
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
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
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
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歌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
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
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
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

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
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
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

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

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
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
蒲嬖盧蒲嬖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
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
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
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嬖率甲以攻
崔氏崔氏塚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
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如晉涖盟晉
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
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敵子蕩將知政矣敵以事君

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
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十一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經廿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
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傳廿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

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
虛而民耗不饑何爲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
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
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
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
氏之祀禮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

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
 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之頤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
 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

相鄭伯以如楚草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
 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
 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公膳日雙雞。饗食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辟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

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美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
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
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
祭穆子弗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

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
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
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
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譬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弗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

春秋卷第十八
日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春秋卷第十八

甲寅寺故書之以徵過也

